

萬載縣志卷之十四

萬載縣知縣汪元



藝文 中

記

城南社倉記

宋良佐 邑人

昔人有言救荒無奇策然王制以國無九年之蓄為不足無六年之蓄為急無三年之蓄為非國前漢志亦曰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夫無蓄則不足且急而非其國有蓄則登且平而謂之太平蓋天時之荒歉無常而備之不可不預也救荒之策其奇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社倉記

一

於積乎故宋紫陽朱子提舉浙東慮民艱食修舉荒政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立社倉具有成法遇凶年民不餓食孝宗徵之進直徽猷閣下為法於諸路茲固救荒之表表者也大江以西惟吾萬田下賦上歲入之租不足供稅邦之廩庾儲蓄無幾一遇旱澇饑饉洊臻臨期告急計無所出積貯視他邑尤不可緩矣我侯西川胡公家近紫陽之居學邇淵源用能紹數百年之傳而光大其緒出宰吾邑至則詢瘼察隱視民之艱食若切痲立迎春亭以重時政

建

院以恤孤貧置南儲倉以便轉運清通徵法

以可輸納政績顯著徵譽四騰諸當道稔其賢屢褒
崇之隆慶庚午大中丞劉公光濟疏之天子欽加大
夫秩畱久牧欲衽席民也尋奉起立社倉之法以備
荒歉茲舉也先得我侯惠下之心真足以饋我侯民
饑之念者乎侯庸是經畫料量措置多方度里中之
地便民者各立社倉一所勸誘鄉井之民民感激咸
樂出粟以實焉設社長副以會計之斂散之規宛然
朱氏遺意鄉之東曰澗田西曰株樹潭曰進城曰牟
村每豎巨廩四門堂一以便省視城中居民輻輳其
數有什伯於鄉者 邑之南隅預備倉左側空地起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社倉記

二

立城南社倉左右巨廩八中有官廳置其扁曰萬民
司命前有門屋旁立小屋三間守宿者以司啓閉垣
堵棟宇創造維新其材甚巨十倍於鄉真萬世不易
之規也是歲孟冬竣工竣告成邑之鄉者屬余以紀
其事余以爲君子之仕也固當志存益下而每難於
施濟之衆濟衆固難而濟衆於顛連無告者尤難也
此法立蓋有滂不能使之溢旱不能使之涸疫癘不
能使之災惠澤沛然溢于萬載其與朱子活浙東之
民者其心一其事同日登曰平日太平者不見於今
日之救荒之策孰逾於是余同慶聖天子愛民之心

無窮而我侯仰副聖天子之心益廣于無窮矣侯壽
文光姓胡氏別號西川直隸徽州黟縣人登嘉靖乙
卯科鄉進士令萬載治行卓異有古循良風莫殫紀
述而宦業蓋未艾云

重修南米倉記

畢懋良 縣令

南米倉之建其來久矣至今益朽敗甚幾不能以盛
余捐貲庀有鳩工補緝者六豎造者二不費民間一
米一石越閱月成余聞康樂昔頗裕今所在蕭然大
都苦於南運小舟苦草竊大舟苦風濤至白都石石
而輸之又苦輶載所費詎可限量故事委二三糧里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南米倉記三

任之雖竭家以從猶且不給余益以三千石南布邑
所稱大利也條陳帶解各脚耗銀給票令自催收不
從官中允發無名妄費嚴令禁革分數撥各都置悉
余酌定不假手吏胥無偏傷之患各糧里忻忻自以
爲得蘇息乃余猶爲康樂瘠土之民差繁賦重雖出
空力以救國課終不若優游閭里者之爲逸也自彫
疲既久豈能頓復因於修倉工竣以南解之苦及余
所以優恤南解之方質言一二與爾父兄子弟永守
之若立石後譚營造非余意也是爲記

重修城垣碑記

鍾 煥

康邑萬山中四顧巉巖崖塿土瘠室窶徭煩賦重
於江西夙稱上疲邇者新餉日增倣氓益苦奔命而
思免脫雖重關雄堞有所不能域况故堞低庫邇復
傾圮什之七八兩河直貫城市頻年暴漲嚙城址且
什之三宦茲土者雖隱憂庫獄而詘於時之無可爲
不得不坐狃苟簡以及瓜會歲壬申剽寇從閩粵蹂
躪我虔吉昭武尋及盱江臨陽諸重地鄰震吾袁兩
臺使計切疆圉亟從治行高等中廉文武通材而得
我郡侯田公遂捐髀推轂擱然下尺一俾振旅靖盜
倚爲長城於是田公逞而各屬警備獨康樂全堞就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城垣記

四

頽重門擊柝靡所倚毗吳興韋侯令其地瘁辛萬狀
孤城仰屋尤日思繕禦以時周行睥睨而憂之爲請
於田公併仰白諸當道得報可則捐貲鳩工伐石而
甃其土之圯而崇其庌復爲鼎關建峭周石欄以防
衝突復陂堰以備潴洩今龍河塢溪二峭雉堞重新
侯雖茹檠捋荼猶綢繆桑土慮周若此原其指大要
一稟於田公侯嘗謂人口以我公介人維藩保障四
封猶時挂其緒整兵固圉屹然干城數千里將環江
以右實嘉賴之何有於下邑不穀席公宇下庇而不
獲籌戒增備卽微所曠瘼滋戾以仰貽大人羞脫卒

有一虞如桀橫何且公實教我更捐祿入董厥成今日之役匪藉手我公不及此工始于壬申夏月至癸酉告竣因屬余俾記其畧余嘗憶史氏所書請城洛陽與大梁事或以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爲說而詆其示人弱竊以爲不然設險守國重門待暴載在易訓夫畫卦尚象聖人在隆古盛時曷遽而暴客是虞乃繫坎取豫慮固至周且遠也今守牧坐狃積薪又催科孔迫奚暇爲城垣計者然以世宗朝號稱全盛一旦島寇卒至而大江以南不城之邑與城而低且庳者悉子女玉帛以餒賊其郭之七里三里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城垣記

五

乘高而呼猶可爭雄於矢石卽近者瀕海如登萊醜虜環攻而卒未得志又邇如虔吉昭武諸郡壞竄寇旣肉其人民墟其村落而孤城斗大憑墉下瞰虜目飽氣盡無能騰躍數武以肆掠都市貽憂帑儲未必非城之功今幸上臺之允議與田公協公之捐修更與韋侯協金湯屹峙控制上游固兩相與有成以昔田安平守卽墨用火牛策擊燕復齊城且七十餘而韋丹節鎮豫章安堵萬姓其氓歷四十餘祀謳詠尸祝之如新兩侯之境遇之品望未審於安平與丹爲奚以而跡其勘定安輯有功城守之一班固彷彿累

將富已雖然此險之有形者也無形之險在黔首心
兩侯固已饒得之顧撫茲症瘠重困易與爲亂之黎
庶蕭牆叵測侯何策急公遂私俾求求堅其拱衛詩
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斯不大負侯於今日哉

惠民藥局記

宋張嗣古

鄱陽吳予似丞萬載且三年以書抵予曰丞於是邑
政無細大皆得預聞庸詎可以負爲言韓公所謂偏
嫌不可否事者蓋有激云爾走雖不才切有志焉惟
是卒卒將受代而奔走臺府無虛月在邑之日無幾
顧何以自見獨嘗見邑在萬山間民有疾或無所求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藥局記

六

藥束手聽命於天往往不得求其年乃捐所嘗得添
給等錢通若干緡請諸常平司願得循環運惠民局
藥以售諸邑使者著作郎章公良肱許焉則又請諸
常平司願屬諸邑大夫提督月附帳一甲以貽悠久
今使者郎中袁公燮又許焉自是邑人無遠近皆得
善藥尚庶幾持此以謝邑人願公有以記之予發書
疾讀躍然復之曰仁人心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心
蓋無乎不在也推是心以往則隨用皆足以及物仁
不可勝用矣心不在焉楚越肝膽但見其人自人已
自己尚可望其誠求赤子哉學士大夫志乎仁者也

而一者或洪沁於簿書之間卑者率必覩於風埃之下視斯民瘡痍疾痛若舉無預於身者此無他必有不存焉耳予似不鄙夷其官匪身之謀而卷卷乎斯民爲疾之憂是蓋其心之所發見而非勉強爲之者誠能擴而充之細而理一州大而醫一國必將循標察本爬剔弊蠹培護根原以至其惻隱林場之心所謂暴征苛斂以剝民之髓膚者必不爲也所謂嚴刑峻法以殞民之軀命者必亡有也則其愛民利物之功豈但創一藥局而已請以是爲記乎予似曰可乃書以遺之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藥局記

七

禱雨竹山洞記

韋明傑 邑令

歲甲戌日在柳邑復大旱禱於神弗應己暴身禱於天弗應也諸生前曰盍往竹山乎竹山故有洞歲旱必禱有禱必應先是壬申不嘗舉意欲往耶竟以雨尼其行余因憶往事勃勃有動焉遂於七月乙酉朔告虔於羣神越翼日丙戌晨起叱馭出小南門迤邐而轉於邑之西南可數里許杲杲日升余乃負暄疾趨至方春與人喘息不能出氣揮汗如雨小憩隨行望見四山晴朗纖雲不翳起視阡陌則穠者莢者芄芄者若將稿形悴容低徊俛首而訴於予之前也余

曰是吏爲虛一至是平安得雷公雨師挽天河而蕩
滌之則猶是清泉一道涓涓而流於畝澮間者是不
洞之餘也比至相與披藜除道躡屩而行山不甚高
蒼翠蒼鬱景象忽異入洞口則劃然天闢虛敞可容
數百人乃率僚屬布席焚香爲文以祝之命一二羽
衣書符說法以牲血塗地而後敢入居民羣爲伐鼓
鳴饒白晝燃炬乃得溯流窮其奧窔惜余不能褰裳
遂止因與賓佐諸君倚蹲石班荆就坐里人歐陽生
者摘園蔬餉予爲飲數酌輟去時涼飈颯然沁人肌
骨無不人人思挾纊者卽秦皇帝清涼洞至今在其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蕭雨記

八

不寒而栗何以異是類聽流泉潺湲激石戛戛有聲
仰視懸崖倒壁若浮空欲墜而下有似雲者似波者
似宮殿者似峯巒者似束帶朝士者似野服山人者
似佛頂螺髻者似大士千手指者似馬首者似象鼻
者似燭倒垂而筆尖矗起懸注者種種奇怪信神工
鬼斧鏤刻自然人巧能至是乎坐良久居民復燃炬
一閃而出爭取石髓爲戲髓柔膩如飴旋眎之皆化
爲石又良久則羽人於洞最深處取勺水挈瓶而守
之手足瘳瘳亦復股栗不能出氣亟就火取溫徐謂
余曰絜有法水在行當徧灑法部以報君侯乎余且

信且疑姑聽之行而時亦與盡言旋歸途赤日如爐
仍相率負暄而趨正欲前此一刻清涼不可得矣忽
片雲偃覆山頭而少女風隱隱鳴樹間余喜日是有
雨兆乎歸未及門果大雨次日乙亥又雨越三日戊
寅又雨余乃因而詫斯澗之果有異也所謂山不在
高水不在深者是耶非耶迨考邑乘止載有餘泉爲
龍所居而竹山不與焉物之有靈不靈故自得人而
顯設使予不從諸生言一身歷其處將此洞幾沒荒
崖蔓草爲樵夫牧豎習聞且見之已耳然後知誌傳
所不載耳目所未經幻幻奇奇爲名勝者何限其不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藏雨記

九

得比於旆源自鹿之膾炙人口則亦有幸不幸也余
深德洞之靈紆我雲漢爲表而出之作此記

重置丁田橋公田記

辛敏道

邑人游
刺史

萬載橋梁凡十餘惟丁田橋去縣治東北數里許而
五鄉二十四都之民大半往來于斯先是橋矧于元
至正乙亥則邑民龍駒所建也至明萬曆丙子夏馮
夷爲祟一夕洪濤瀑漲而此橋遂隨波臣去矣歷四
十年來橋爲缺典至丁巳桐鄉姚侯令茲土慨然以
修舉爲己任見此橋爲市鎮通衢視爲拯溺救焚之
不可已于是僉謀之鄉紳士民能不率於築舍之議

遂捐俸蠲贖爲一邑倡以次鄉紳士民各協助焉中
惟始終其事則姚侯及敏道殫厥力而成之鳩工庇
材不強半菽一力于民間至一歲而橋屹然鼎新遂
爲一邑鉅觀然侯不爲一時計而更爲斯橋計久遠
復置二十畝歲儲租糧爲日後修葺之費第田雖置
而隔橋頗遠累年田租多爲豪強乾沒及韋侯蒞任
於民事尤切查各處橋梁廢者興之缺者補之更僕
未數而尤計及于此橋之田擇其附橋者而倍價易
之則皆取贏于侯也而又歲給以牛種埤前所未備
今其田不離橋數百步一有緩急即便取用蓋繼而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
殫作者之美矣先是橋之旁姚侯欲建一菴以爲橋
之碑亭然竟以覲去未果敏道于天啓二年冬捐貲
勸建左爲侯祠右以康樂謝公配之以竟侯之志今
金碧輝煌鐘鼓具備行者歌于斯游憇于斯春秋二
祀儼然列俎豆而尸祝之誰不仰姚侯之德語云善
作者未必善成至我韋侯而錫扁流芳易田裕後則
經畫周密並垂不朽百世之下寧不以尸祝姚侯者
而尸祝我侯哉是爲記

重建雙虹橋記

張元禎 學士

一橋梁之修於有司謹其重以大者然古人占茲於

政令人盛茲於舉古人不曰小且理矧諸大輕且幾
矧諸重今人不曰庸有司急者勢否則利利急第樸
滿於已違民焉軫勢急第簿書期會之劬違民焉塵
茲其故事則末而有司臧否焉攸繫亦弗小也萬載
縣左有橋曰雙虹矧於元季國朝洪武末樂聞圯而
重修之至今成化乙未夏霖猝溢復衝廢公私涉者
甚痼焉縣尹海陽陳君璨惕然興嗟曰惡茲非吾責
哉乃伐石斷材擇人程督仍故址梁而甃之樓七其
間領三滴叢之飛柄繫之風鈴修尺百廣尺十二崇
尺二十復北橋狷俗廟關王以鎮厥規壯厥繪麗巍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一
焉煥焉龍江南浦間而病涉者免矣工肇之歲乙未
八月訖於歲丙申午月落成際陳二尹衡王判簿琇
喻掌教淳棊司訓福僉曰茲功鍾矣弗官糜弗民騷
宛鬼神焉幻而匝十月歟焉於成侯誠良厥畫者微
有以章之久疇能知厥功之自則相與植石橋左而
亭之走生員辛容李升巧吾記吾謂茲今人盛厥舉
而古人占厥政者陳君善績在民固殆弗勝書然茲
亦証可小之俾就泯况茲橋袁民之矧則前此有司
愧於民已多陳君茲功又証寧賢今有司而已於戲
之政舉自不忍心焉達橋以利涉亦不忍心一

端也。有司朝廷責之宜乎。而者此猶不舉餘從可知。使天下事上以下不忍心人人乎。陳君茲一橋之能達寧王道焉。弗備寧世道焉。弗隆噫然而難矣。

錦江橋記

歐陽玄 學士

錦江橋者建城敖君玉溪嘗爲新昌通守自之官至受代往來必經是橋偶見其做樂以己貲修之鄉人嘉其成功相與名其橋曰錦江以志其還鄉之榮焉。歲久復做子伯川又新之書揭記余惟大夫士得意當時歸榮故鄉其志不以宿昔讎爲先而能思以己之惠爲方來無窮之恩若玉溪之於斯橋其識豈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二

不高且遠哉。曰錦云者雖出於鄉人愛敖君之辭亦必敖君有一得鄉人之愛而後然也。伯川不墜先人之令名重葺斯績以求鄉人之美意豈非孝乎。在禮祭則設先人之裳衣以其嘗服被也是錦也者。玉溪昔者服斯榮於其鄉伯川葺之不盛於當祭之設乎。江發錦山道良溪至橋三十里橋爲礮一爲隄岸二爲屋十有六楹中三間爲樓初修以延祐之六年今修以至正之七年伯川才器通敏今爲營山場鹽司今克廣先志不獨斯橋爲然上而長安昌溪藍田平田高原下而平山龍江晉安雲峯百餘里間凡建十

橋行道皆械以石

竹潭橋記

龍國臣 教諭

唯是竹潭距邑西可十五里有大道截流橫渡上通荆楚下達筠陽凡商旅之敗者負者邑人之往者來者咸之焉先時水勢狹淺惟設徒杠而已頃年以來洪水衝激澗日圯潭益濬每春夏瀰漲汨沒於中渡者頗多君子見而歎曰不仁哉竹潭之水也不仁哉有司之心也夫水無心也亦無爲也不仁之名可道也有司廢王政使人病涉若此責將安委邑西宋母鄧氏聞而遂曰吾夫君西溪一元不幸賫行道之志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三

以徂畜愛人之心未及一試良可傷哉幸有篋笥遺貴足直木石之費勸茲橋庶幾顯吾夫君愛人之仁於身後不亦可乎遂慨然命匠屬工伐石于礮斷木于山迺卜辛巳歲之元日經始焉橋凡四礮岸磊以石長一十丈廣一丈六尺上庇以屋凡九間覆以楹楹列二十事方期年而集人咸羨其成功之速也邇者敗負往來若履周道入無病涉功何懋哉夫西溪翁厚所蔽而足今日之費不幾於善藏其用者乎宋母不吝所藏而揚夫君之美不幾於善顯其仁者乎賢矣哉宋母也嘗聞宋之先世有渡蟻而大魁天下

及其弟並顯名于時者視荆橋利人者仁之大小奚啻倍蓰千萬哉夫能培植昌大之基於後日子孫得無若郊邠之顯世者乎余匪佞也匪誣也古人所謂仁者必昌其後可徵也三江子恭嘗遊余門借弟從來請文紀橋事蓋將揚考妣之休於無既又不幾於孝乎是故不得辭也是故爲之記也

重修浮橋記

曾宜勉 訓導

萬載縣古渡曰龍江曰竹渡邑之要津也龍江距邑二里而遙竹渡則沂流西上一舍而近上通潭鄂下通筠洪南抵臨吉前元俱有橋以便濟涉壬辰兵變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四

圯燬于火竹渡續修未久而復壞龍江五十餘年未有能繼之每春洪水汪洋孤舟斷岸不無病涉之歎夫橋梁道路乃爲政之首往往官於斯匪因簿書期會則迫賦稅逋徵奚暇於此洪武壬午池之貴池舒君仲誠甫尹斯邑下車以來招流民恤孤獨闢土田均賦役二載之間晏如也臨政之際尤亟於徒和輿梁首修竹渡命僧文隱董其役始壬午冬訖癸未春及修龍江命耆民郭文煥督之始壬午冬訖癸未春衆先欲撤竹渡舊橋於龍江隨宜葺之稅大使鄭子謙請曰盍若更新庶耐悠久侯欣然從之主簿舒君

永懷又力贊成之凡一毫之費一力之役不勞於民而事斯舉橋皆載舟水面隨其闊狹或九其舟或十五其舟貫以長索而羈繫之板其梁闌其側而石其兩岸旁立菴舍擇民役其身守之規模固緻足以久遠車馬往來晨昏馳驟若坦途焉橋之費也凡若干緡非裒衆施協力而侯爲之倡孰能成哉又嘗有餘力命修奇圃廟未克備橋乃先成衆請言書其事刻板于菴以爲來者之考噫龍江竹渡之有橋也成於我侯優於爾民凡僮僕而提携負載而奔顛行者歌休息者不憂乎厲揭之勞誰之力歟歷兵燹暨今寒暑代謝凡若干載又始成之又誰之力歟是皆侯之善政也式宜記之以貽後世使繼此以爲縣者皆能行其政若我侯則龍江竹渡之不朽豈可以世數記哉

南浦橋記

謝詢

萬載縣南上乃適郡之通道行不一里有溪流自西南來縈帶於其前使命往來邑大夫送迎必涉茲水是故昔之爲政者礪石爲橋架木爲椽爲柱以便行者然則橋之有亭舊也壬辰以來燬于兵燹十五年間無有舉而復之蓋綱紀之不立法度之不行也今

朝廷清明設官分職平毀山巖原野電掃澗壑雲清
版圖登於天府殆無遺美况邑大夫幕賓皆時英傑
陳之以德義喻之以禍福與之以誠結之以信勞來
匡直撫摩鞠育靡有不至於是黔黎恍然如寐而寤
始知有縣始知有君臣父子之道反側既定日就規
矩庶務集而百廢興橋之復其舊蓋自有其時也邑
人文泰卿者醫精於業民賴以生活者衆悉以其報
德之貲獨力爲之屋凡九間若柱若梁若椽若桷直
而壯朴而不華內則因柱爲扶闌外則通爲版壁以
障風雨簷棟黝堊規模一新顧而瞻之者孰不欣贊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六

十六

龍河橋記

徐一唯縣令

萬載古康樂也縣治夾水而城龍河穿城之東北欲成城必先是橋是橋也不惟利涉抑且維藩蓋自版築之初邑壽民譚鉞倡義創建之矣中頽於嘉靖間鉞之子義民登龍捐貲修之暨萬曆四年五月念四日龍水橫流環邑懷襄而橋亦蕩歿無遺邑之士民如坐水火而余亦孔棘矣斯時也揆之公帑則儲不償費質之輿議則築舍道旁令也民也將如之何義民譚熄又登龍子也目擊是艱欣欣踵縣門而告曰自水之爲災毀其城廓飄其橋梁邑人洶洶而父母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七

茲邑耆之皇皇也熄亦悵然熄老母常氏紡績生殖蓋亦有年可得數千緡合先君遺貲將爲福堂浮屠計熄籌之救災捍患愈於浮屠謀之母氏母氏亦同然矣請無憂焉余乃屬其耆老而告曰義哉舉乎賢哉母也遂率官吏師生祭河泊聽其卜日糾工大約捐金三百餘兩隘者充之卑者崇之虛單者堅厚之廣一丈六尺修九丈上建亭五間瓴十滴叢之飛楸繫之風鈴衛之闌楯父兄子弟亟力從事其旦暮經營也不啻經紀其家而工匠飲食之若流也夫妻子母皆無愠色五閭川而落成余以聞之當道當道下

檄旌之曰善具羊酒幣帛勞之而熄且不致當未幾
余以再覲行矣越明年余官留曹而其子岸生嘉猷
嘉謨走尺素來曰熄建橋爲通國也通國之所難而
熄以身存之爲有賢父母也橋之功不足多而橋之
名豈可朽乎余答之曰橋成矣義在是矣繼余而令
者到石陳公又兩浙大賢記在是矣第余身經其事
當記其實於橋亭嗟乎熄凡民也卽此一事可謂無
待而興不必槩其平生而捐數千緡於一橋雖賢者
以爲難矣姑綴數語俾觀風氏者有所考云

康樂橋記

陳王廷邑令上虞人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八

夫橋梁之建古今人豈不同有是心哉限於力安於
仍則不能盡然迺其間有奮然以創適然以圮又復
圮又復創固有待於人者而其命義則各有攸取矣
萬載古康樂也距城七里爲丁田渡丁田有橋亦名
康樂蓋晉時謝靈運封康樂侯於此故名其源有二
派一自金鍾王居瀆諸水合流環抱於縣之後一自
石洞自沙諸水合流經滯於學之左皆匯入於龍江
而注此以達上高蓋爲縣之水口焉夫子之宮牆敢
其流而挹其秀者此非其關鍵之大與所經山南則
歐陸東西二鄉抵新昌分寧北則穀皮連香等處

輸役於縣商旅負輓絡繹其間是橋固不可一日無也唐宋以來未有建者建自元至正間邑人龍响董其事壘石爲址架木爲梁竅以篾結屋覆之高八丈廣一丈六尺長三十丈有奇屋二十八間凡一百八楹中亭有樓巋然飛閣無異浮龍沒鵝歷三百餘年無竅雖公輸之制何加焉萬曆丙子夏洪水暴漲犇騰澎湃截然剗去北岸漸水二道民皇皇然如至正初未有橋時也大府鄭公憫民艱於徒涉檄前萬載令徐君一唯畫議共圖所以拯民於溺令義民某任之著日鳩工伐石購材悉捐貲以終事明年秋八月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十九

廷承乏茲土見其制尚未就緒又爲申飭而勸勞之以畚以築以石易木仍屋覆之爰足其楹修廣崇高皆如舊制始事於丙子夏六月訖工於戊寅秋七月自是渡者不喧涉者不濡氓農駢息於斯商旅遊憩於斯憑然翼然一方稱奇傑之觀而載之水口得有阨障諸源環萃非文明之獨鍾乎夫橋創於元之至正今復於萬曆之戊寅江山信有待哉且大府嘗捐俸修齋宮矣立課程諸士矣而是橋之築又屹爲一邑江山之門戶則風氣所凝人文攸萃毓而爲人必有英偉卓犖之材繼起參翔當爲此橋爭勝此水添

波也。太府公之餘潤寧有窮乎。廷僭新其額曰毓英。蓋原公之志而望諸生以無負此橋也。然則舊名丁田志地也。繼名康樂志古也。予更名毓英非止謂通濟利涉亦將振起乎斯文其義各有攸取云。

重修康樂橋記

彭自新 邑人

夫橋梁之成王政重之以爲涉者利也。易不曰涉大川書不曰濟川乎。士君子升階泰征用比於斯。萬載故袁郡巖邑人文之盛與郡邑爭雄長所從來矣。乃距城七里曰丁田其地控山帶水發自西北金鍾王居洞東南石洞白沙二水并流以達省會勢頗湍駛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

爲水口肩鑰之處一邑風氣實需以砥之。元季創自邑人龍嗣名康樂橋因謝靈運封此以人靈地也。橋巍然特立望鵝嶺而襟龍江嗣是秀穎崛起鳴珂冠蓋里閭相望大與地靈也。第累石架木稍窪下水驟激輒搖動圯而修修而復圯而風氣亦關以盛衰萬曆己酉洪濤鼓浪傾圯殆盡有識者憂之一樓屹峙若天有雷焉以待歲丙辰姚侯下車問民疾苦與諸建葺計此橋受圯時時病涉而往來渡費歲不下數百石鄉紳父老咸謂邑之科名先達實發祥於此於是謀諸邑謀諸野僉曰遷之使而高之因也。相與進

貴高而侯若蹙然靡寧惟恐一木之運片瓦之移妨農力而害稼事其採取募名勿強不欲勿重不堪時躬督省試問委僚屬通董之相戒曰無擾而已邑縉紳諸人士羣力靡不忻忻趨事而爭輸恐後也計累石比舊高三尺以禦水擇舊材堪用者可百計以節費廣一丈六尺袤三十八丈上覆簷楹一百三十六中構危閣計五間視昔逾穹壯焉而規一切因之工助於萬曆丁巳之秋仲訖於己未之冬杪一時利賴而樂成者相與誦慈航而慶南征因問記於余余作而喜曰侯之軫恤黔黎若此侯之加惠黌序若此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一

其敏於幸作又若此當侯經始未匝月卽以大計北上及還治存肩其事予從入賀歸私揣其力大其成必緩去滇無幾忽告成洵若有神助焉庶幾子來勿亟而成以不日耶周人以靈名臺今以靈名橋亦可倘亦靈運之精氣呵而護也橋之東舊有菴菴廢基存今辛君捐貲鳩工創建祠宇數楹中祠大士左祠侯右祠謝公後先掩映並足千古亦庶幾可以報侯矣猶未也侯博濟斯民之念殷其接引後學之念尤殷今秋吾黨應運而起已若符券循是而後凡志長卿之志仰侯之再造因以厚其楛庇其材芥藻其文

韋翺翺濟濟翺翺乎千仞之上而進登百尺之樓出而涉大川作舟楫以隆國家之棟石也庶不負此橋以不負侯之德意哉區區利涉蚩蚩往來則曰於我何有而又烏知誰之所爲

潭頭橋記

彭自新 邑人

夫人有功德於世爲其足以垂永利愜衆望也執因果之說者酷信浮圖修崇梵塔亦悞以爲功德而孰知其非然也功莫大於造津梁德莫重於濟病涉以故口碑與橋碑並傳不朽湖溪李君諱耀芳號城山居傍河隔一里許有潭頭山山下爲潭潭內起叢石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二

如涼傘張蓋之狀爲一族水口山至今人文蔚起風水之說實關蔭焉潭傍一小溪泛流爲高新湖湘通徑春水濫溢行人苦之李君集族衆之財力首先倡率鳩工運土發石砌管始於萬曆甲午秋訖於乙未春卽告成焉題其名曰潭頭橋因傘石之故名人多爲題咏橋旣立巍然爲一鄉之觀令遠近過客攸往獲利免於搯衣涉險之患李君之功德垂之奕世其有涯際也耶予與李君聯姻表商族庠李邦俊等屬爲碑文因不恤片語爲之表揚功德是爲記

重修龍河橋記

韋明傑

邑之有龍河橋與城垣連亘作一邑藩維上受竹山
塢溪諸水下入龍江余前堰記所稱風氣屬焉扞蔽
藉焉然勢當其衝不無旋築旋圯有元大史譚自廣
子孫世居其左枹而新之實五世於茲因名新橋嘉
靖間新之者爲譚鉞已而鉞之子登龍繼修焉至萬
曆丙子而壞新之者爲登龍之子熈而熈之子嘉猷
嘉謨佐修焉至歲己酉而又壞維時嘉猷之子譚君
經濟屢困場屋思人文不振繼志重修率弟經世經
綸伐石鳩工經始於甲寅越明年乙卯乃落成蓋其
時復罹水患捧土於河日與狂瀾怒濤爭壘而角勝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三

至費數百鎊不惜且也下列二墩中流柱砥水擊磅
礪一時旁徙立壞民居茲獨去其墩易三洞爲一更
加高廣比之前址革故鼎新益又蜿蜒壯觀至今登
斯橋者曰美哉津梁乎雙虹倒影南浦枕波碧流漣
漪滔滔乎汨汨乎無不望斯橋而北趨至斯橋而迴
瀾矣譬之人身石洞塢溪則任督也龍河錦江則尾
閭也學前江三江則井營俞會也脉無壅闕而氣有
旁鬯一邑之水如渾身太和然卽昨年乙亥陽侯復
崇其懷襄滔天殆甚前丙子己酉而斯橋得以無壞
遂使城市之民免於淪胥將來風氣其轉乎一時人

文蔚起與勝槩俱新鎖鑰長城與山河永固則橋之
功大也夫以橋之功大譚氏父子祖孫其又可少也
哉余初受事登陴而望見斯橋之屹然隆然以爲疲
邑有此是必衆建不拔者不則請於公仰給縣官必
歷數令公始得享其成及讀前令次省徐公碑始知
爲譚氏世澤在焉予爲補建左關麗譙使沒水得石
猶纍纍不絕其有餘於石者爲不惜傾囊而出有餘
於德也邇往推來則譚君克紹前人光大又在焉將
自此世世如新當與康樂津梁之表一邑者同不朽
矣謂之新橋也可即謂之譚氏世澤橋也可喜而補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四

爲之記

龍河橋堰記

韋明傑 邑令

邑故有竹山洞水合塢溪交流城內環泮宮以達於
龍河龍河故有橋與兩岸城關相連爲者譚熈世建
橋之下有堰則其子姓通族所築因設水碓以爲利
而一邑之風氣與扞蔽實兩藉焉歲己酉馮夷作祟
懷襄之勢高出城頭一時關門橋堰盡傾圮甲寅秋
譚君經濟慨然繼祖志重修是橋越乙卯復圮再又
復修皆獨力肩之橋遂以成至今綿亘而堰則僅存
故址後且爲不法者去其所忌浸以蕩然譚聚族而

訟兩臺兩臺檄行府縣議復其舊遂巡二十餘年
望洋而歎予壬申葺理城垣爲重建左關麗譙見水
門高廣以殺水勢厥功固偉將無尾閭洩之風氣大
散乎且新上之民飛駕小艇闌入城河設有奸人暴
客溷跡其中何以譏之因與譚君數徘徊水次日是
堰可復也譚君唯唯而咨嗟于衆心之不一專利之
多口予曰確則私而堰則公以一勞貽末利以利益
一姓者小而以關通邑之風氣以資一方之扞禦者
大且橋可繼先志而堰獨不可嗣前功乎矧有憲檄
在卽尚利庸何傷於是譚君復唯唯相率醵金積薪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五

負土畚插旋施堤址垂就會暑雨橫流仍旋築旋圯
予再鼓以作其氣終不以一簣廢九仞也已於事而
竣相與登城凭橋眺望二水洋洋交濳學宮之前迤
邐虹橋滌洄筆架無復有奔流如箭一瀉無餘令人
覩川流而興情逝者不大有裨於人文之聚乎水陸
十門而水居其三南浦踞其上流塢溪樹以石欄龍
河得此一堰爲北門鎖鑰無復有篙師舵伯斲尾而
進爲奸人暴客所睥睨乘間竊發者不又有益於干
掇之助乎是役也計費鎡若干緡爲譚姓通族科派
有差議以朝夕錐刀佐歲時修葺所謂因利以導之

不損民財不費官帑而實陰有造於全邑者也乃其經營拮据克紹前業令堰與橋襟流如帶不致問諸水濱以有今日則惟譚君之功予特爲記其事勒諸石以告後之君子庶幾無使有不法奸民去其所忌以與譚氏讎而重以拂通邑之同然者是爲記

重建康樂橋碑記

謝旻 撫都院

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在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古者道路之政歲必修葺故能歷久而不壞自周禮獨缺冬官一篇而民始有病涉之患袁州萬載縣城東北八里許舊有康樂橋上通寧州新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六

二十六

昌下接宜春分宜爲往來孔道元至正年間邑人龍駒實翔建橋謂謝康樂嘗遊此故以名明季燬於流寇至今垂百年設舟爲渡秋冬水涸時行者以濟春夏雨水瀑溢橫流急湍津渡維艱民不便之今雍正六年福建許松佶來令斯邑政既洽于民念斯橋之利濟實遠不止一邑所闕勸諭重建士民謹應會衆樂輸得萬餘金匠作競力木石堅緻不費于公不煩于民興工於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訖工於雍正八年六月三十日爲袤三十丈爲廣貳丈下爲洞五橋旣成許令方調繁南豐於其行也以文來請記其事

重修南浦橋記

范廷鳳邑令

予奉簡命承乏茲土講學之後遍巡城廓見茲地之
形勢特異也他處城垣多據陸地而水繞其外獨斯
邑不然南流之水自竹山洞發源迂迴九曲貫入城
中直抵北境始匯大河則南城之有南浦橋城北之
有康樂橋連絡城堦橋存則城完固橋廢則城中斷
兩橋之所係不啻往來要衝猶爲禁門鎖鑰關隘地
方豈淺鮮哉不虞南浦橋於丙午年洪水爲害巨浪
奔騰損兩岸破中墩橋面中陷遊士却步行人病涉
予目擊而心傷慨然念除道成梁縣令事也因謀諸
父老思爲修葺計復詢橋之所由建倉曰辛宦圖猷
之故績也其先不可知自萬曆己酉歲辛公繼創及
至崇禎九年橋復壞公子生員啓夏啓商啓周續志
重修已數十年於茲矣今欲使圯者復興厥枝猶盛
盍命修之以光先德予因力爲勸勉辛公後胤生員
辛瓊首董其事偕弟勤學等不惜多金構備木石鳩
工庀材不數月而橋成予深快往來者之不病于涉
水而城垣藉是以鞏固也又喜辛公之有賢胤能繼
先德於不墜焉因草序以志喜未爲勒石共垂不朽

云

按萬載縣在晉時爲康樂縣吾先車騎諱元泥水之捷以功封康樂公子漁孫靈運世其爵故其地有康樂水有謝山皆以得名今康樂橋跨丁田水卽康樂水通流而世人所稱謝康樂專日靈運以其才之著也余故因橋之名而稽其所由來如此方今

聖治振興萬民樂業百廢具舉許令克勤其職能以餘力用成此橋而江右之士民深受國家百年休養生息之恩心知感戴故樂輸慕義唯恐後時宏其作之也不勞而成之也甚易我

集上 課吏教民之道於斯橋也亦足徵化之成矣夫康樂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七

七

美名也縣又稱萬載繼自今以往庶幾武五穀用登百物咸阜風恬俗熙用垂億萬年無疆之休也歟余先世實顯於斯今奉

命來撫茲土而茲橋適成樂其利濟之廣而史士之知勸也爲之記記其文於石欲俾後人知成毀之由時加修葺能歷久而不壞尚永其澤於無窮也夫是役也許令松佶實董之而萬載縣貢生高愈謙諸生龍言各出五百金爲首倡而從而樂助者或數十金以至數金者若干人皆知義者也例皆得書

重建康樂橋記

楊

言

邑舉人

嘗讀康樂橋舊記其創建之人題橋之名與夫水源之所發下流之所通傾圮修復之各紀其時高廣延袤之悉誌其度以及木石之因革亭樓之建暨詳哉其言之矣余竊謂橋梁之興創建爲難而修復亦正不易修復而實同於創建且其功倍於創建爲尤不易也蓋必天時地利人和兼備而後可以成功卽如斯橋燬於崇禎之季年未克修舉者於今八十餘年矣往時孝廉宋君希陳渴欲重修而倡而弗應遂以不果蓋其時物力猶艱也迨雍正四年邑侯程公倡復南浦橋得良工盡撤其舊而新之橋成人各嘆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八

美因欲重建斯橋斯橋修廣崇高計其度量僅倍於南浦橋而估其工費實過南浦橋十倍也乃自邑人高君愈謙龍君言一倡而好義樂輸者恐後經始於雍正六年越四寒暑乃成會其工費萬有餘金非人心之協和能如是乎橋之舊址惟以木椿木板基其下今則掘及數仞而四墩兩岸俱屬生成石底咸稱天造地設已爲奇矣初猶伐石於獅子山運以舟楫順流而下不十餘里卽抵橋畔方謂脚費甚輕及其後採於橋之北岸山頭掘之悉有大石其堅確猶愈於獅子山者且近且便抑又奇矣此非得於地利者

乎事之興廢因時盛衰萬故殘疲蒙 朝廷休養
息將及百年是以閭閻殷阜而物力寬紓且工闕四
年春夏無霖漲之虞三冬少沍寒之苦俾衆工匠得
以熙然就事者此又仰藉天時之助洵不誣也嚮非
時地之美人之心之協亦安能底績若斯乎由前觀之
其修復也若有所甚難由今計之昔架以木今易以
石高聳之勢拔地倚天水不能衝而火不能燬石獅
有四以鎮之石欄有百以繞之以視舊制超越多矣
所謂名爲修復而實倍於創建者此也丁田爲萬邑
水口自昔橋廢之後人文財賦不逮往昔今旣隆然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二十九

屹然鎖鑰於奔濤急湍之中而視昔有加則所以苞
凝風氣蘊蓄精英以鍾秀於萬載者當亦必有大過
於往昔以不負衆建之雅志者矣邑侯 汪公旣捐
助以要其成復據邑志清出橋田又率衆力重建祠
宇於橋之北岸以祀康樂公配以媿侯云

重修南浦橋記

程元度 邑令

去邑治之南三百武有橋曰南浦爲適郡之要津凡
使命往來負販步趨者必由此爲便焉其初建自元
之大德至明正德中山水衝圯有宋氏女良貞捐貲
重葺及萬曆己酉復遭水患邑孝廉辛圖猷解囊再

修嗣後屢補屢塌僅存廢址於是有臨河而興嘆者
矣余既服官此土凡舉廢興墜皆余任也緣阮囊羞
澁未及一一施行乃有辛氏後昆續承先志謀欲復
建是固先得余心者但鳩工庀材貲費浩大非圖猷
一吏之所能給爰邀邑中紳士耆里數人爲倡首而
隨願樂助者遂大有其人余因諭於衆曰貲財弗克
不能修也董事弗勤不能修也財克人勤而工弗良
今雖修弗能久也衆皆懽然應曰信哉是言也於是
一循余言請良工而董治者愈勤捐已財而醵斂者
益力經始於雍正四年四月越明年八月告成登斯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三十

三十

橋也濟盈無虞垂虹如故車輪馬足無煩問渡之勞
泥濘風寒可免褰裳之苦豈惟辛公後裔之善於繼
述凡捐助者與有勞績焉如以駕溪澗爲通衢乘波
浪爲莊康而歸功於余余則何敢今余行有日矣橋
成而欄楯尚闕心未慊焉屬原董事者以終始其事
酬余夙志是所願也

株樹潭汪公橋記

辛金鑑

邑歲貢

萬邑西行六十里許爲株樹潭潭之下越二里有橋
名下亭在昔正德間爲石塘龍大智創修迄嘉靖癸
巳年圯於暴水其子耆民昇通伐石斲材仍其故址

梁而甃之架樓十餘間上通湖粵下抵江淮是亦康
樂之通津也迨甲寅兵燹橋遂廢居民行旅却步
江干者日不知凡幾康熙丙子先君受中借龍運開
林榮登等倡導善信重建石墩架木爲梁約費數百
金而橋復興於茲二十餘年矣雍正十年五月洪水
破墩大木漂流難彼行人其何以免厲揭也論者謂
必墩脚橋面盡以石甃如康樂橋庶克垂久第工程
浩大用費不貲曷乎難之幸我賢侯 汪公自下車
以來痼疾在抱愷悌爲懷一切興廢舉墜凡有利於
民者靡不引爲己責適往萍邑道經於斯目擊行人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橋記

三十一

三十一

病涉莫不蹙河干心焉憂之爰屬廉巡馬與鑑等集
議糾鄰之善信丁延及李冰天辛九成林漢承龍達
遠等共董其事而 侯且捐厥俸輝厥心籌畫經營
悉協民志由是閭閻樂助爰老抒誠經始於壬子五
月之初告竣於癸丑十月之望橫計一丈五尺直計
八丈二尺約費二千餘金功亦偉矣詩曰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又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然則斯橋也
是卽 賢侯之甘棠也其誰不念 公之德且在昔
橋名下亭而興廢遞更易若茲之玉虹橫江金鰲跨
浪成千古未有之業作萬年無疆之休而頌我 公

之德于不衰也乎爰題其榜曰 汪公橋俾後之人
觀 公之功思 公之德而與康樂橋並垂不朽也
是爲記

遊觀音洞記

袁繼輅教諭

凡山之佳以石石之佳以洞環康城皆山也而多石由城南門出山行不十里則有大小石洞二焉其一曰觀音洞聞客董君瀾躍携子耕隱於其地誅茅伐藤搜竒挾勝爰得斯洞顧余閱康乘所記山石之佳勝不一而茲洞獨不見於志往來士間有爲余道者心竊識之越明年三月董君忽遣其子持柬而來曰余所居去洞僅半里許家君特治蔬枉駕余甚喜卽肩輿往時同城城守李君同寅司訓鄧君暨邑孝廉郭君等皆與焉及至則董君醴肴備具酒半余躍而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觀音洞記 二十三 起曰此心與洞靈有約舊矣吾輩且停盃一遊毋使洞靈久待也董君乃爲治火炬命傭工者數人持火以隨從洞外俯視則觀其中曠如廠如若堂若房徐而下于洞門稍憇周回審視其上則石色巉巖如古鐵類人工斧鑿痕石爍泠泠滴其下則平坦如砥可布席坐數十人左右石壁皆欹空玲瓏坳者如高大可踞而坐小亦可以置器計其中高下徑廣俱可丈五六尺又由洞稍進有小石室如方丈然光漸微僅辨人面過此則暗如黑夜矣於是燃火炬以一人持火炬前行中間隔一人一火人各以手捫石壁轉入

如小卷行十數武則見前持火者側肩從石縫中緣而入前一人以手牽第二人壁復以一人從下助其足乃可上其次復然又其次復然計上五六層前持火者大呼曰觀音在是矣因相與瞻仰則見一巨石巍然莊嚴如一大士坐蓮者其身高可丈許第未見面目余方欲畢窮其狀而持火者遽促曰速下少頃火盡不復識路矣斯時也陰氣撲面風從石隙出颼颼有聲人語音如在甕中余亦心怖遂疾從石隙下諸君咸以不獲瞻大士面目爲恨余咲曰嘻大士億萬化身求真面目何可得但以不獲窮斯洞之竒爲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觀音洞記

三十四

可惜耳乃相與出洞門取道而左尋所謂小洞者其洞雖較前稍隘而石之玲瓏滑澤又另一番色相其壁亦有隙縫謂從此緣而上則石之四圍皆空可環逸而行惜乏火炬不敢入也因徘徊久之復返董君宅舉酒再酌盡興而歸抵署已二鼓矣余以是信康邑之石果多佳勝然不遇董君則茲洞至今猶埋沒荆榛蕪翳中耳余旣佳斯石又以賀斯洞之遭也爰爲之記以補康城邑乘之缺至觀音像之真否則其事近誕祇足以詫鄉之父老不足爲斯洞異也

陳侯除暴安民有感序

喻淳 西蜀人

嘗謂務嘉禾者當去夫稂莠培芝蘭者當剪夫荆棘
善安民者當除夫強暴夫強暴除則百姓安而刑罰
簡豪強橫則黎元擾而政務隳苟爲政者欲俾民安
而政務之興舉豈不猶剪除稂莠荆棘而欲嘉禾芝
蘭之秀之意哉求其有能若是者茲於萬載陳侯見
之矣侯乃東廣海陽簪纓右族蚤歲遊郡庠領鄉薦
屢應春闈未捷卒業成均人咸惜之成化戊子萬載
缺員當道以爲是邑地闢民庶俗尚侈靡在昔號爲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序

三十三

二十七

易治若宋之徐升王侯以及我國朝趙中舒仲誠輩
時稱爲能吏迨景泰間豪橫蠅起刁風踵跡肆毒鄉
民五鄉雲擾吏民受害聞令是邑全始終者一不得
一於是簡侯爲是邑令侯自下車廉以律已公以處
事時以役民咨訪民瘼首興學校次督農桑士知向
學民樂耕務燭奸慝以智鋤豪強以剛遏良善以禮
育子民以惠以是獄訟之造於聽者皆不得盡其虛
誕之詞而是非燎然之明白強梗朋惡肆毒於民者
侯罪其渠魁餘黨聞風而隱避莅政方及一周庶務
靡不興舉故凡事於是邦由藩憲而下者莫不皆稱

曰萬載得人江右屬邑七十有餘而推其廉能幹濟者以侯爲首而斯民咸賴以安焉彼其向也豪橫漸興虐害良民傷天地之和氣致旱蝗之交害民無安業也甚矣今也侯以絕倫之才秉至公之心剪除強暴良善獲安上以感天地之和而致今歲嘉禾之倍增下以協輿情之心而致一邑士庶之感慕雖古之卓茂之善治魯恭之異政殆不過是矣夫豈有是政而無是驗也歟矧方今皇上勵精圖治簡任賢能而於守令尤加注意將見或僻爲樞要或擢居藩臬鳴異政於當時流芳名於後世與卓魯當竝駕而齊驅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序 三十四 矣豈徐升賈舒諸君子可擬倫哉茲因同寅率諸生謁予爲文以賀固不辭而述其履歷之政以表賢侯之德爲後日之張本云

陳侯述職還任序

徐觀 豐城人

述職臣子之大節也內而王畿外而藩臬以至要荒凡服命分符守土食祿者皆三載修其覲禮旅會於天庭重臣節也既至京師胥集於天官之屬天官冢宰暨都臺憲臣考較其善最品題其賢否以定其黜陟其賢善功最有足徵者合章上聞特頒璽書俾之復任重安民也於時晉西江萬載陳侯實在其列介

行間其交游春官周君宗智等請予言爲之贈予惟
臣子之禮述職爲重而朝廷重在安民則又有黜陟
之典近者會同考覈以善最無聞黜罷者千餘人厥
選精矣陳侯之賢善功最足稱奉天章擬脂車以慰
父老引領之望予將何言爲之贈予聞侯以東廣雋
才碩學發身科目出宰於袁律己莅事廉幹日著興
利除害偉有足稱歲己丑亢旱甲午霖雨害苗稼特
甚或又時猛虎當道啞人侯爲禱于城隍之神旱則
雨降霖則晴應虎遁它逸鄰邑稱爲三異民有頑狂
梗化肆毒于鄉侯聞而檄召之明正其罪而竄逐之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序

三五

又有盜賊若干人出沒山谷爲害滋蔓侯募鄉之勇
健者設法畧緝捕之未幾俱獲之良善以安遠近復
有除二害之譽其它政事率多類此夫牧民之職興
利除害爲先興利而利生除害而害除非特其才之
敏而有爲其忠信誠懇之心必素有孚於神人矣是
宜守郡者稱之爲藩臬大臣者稱之茲以述職來京
冢宰臺憲合章以賢善功最聞而璽書褒嘉俾之復
往安民則所以修臣子之禮所以付民社之託上下
之間交盡其道矣是行也不亦榮且重矣哉雖然古
人贈言不以頌而以規傳曰官怠於宦成旣盡其已

然益勉其未然慎終如始以自圖遠大可也爲臣子者忠於所事黽勉竭力以安民食君之祿固無忝於心矣然上之待下旌能舉善無所不至若某也牧大郡某也莅藩司非昔之賢令尹乎君其勉之則豐爵厚秩顯庸於時斷有可期矣豈特交游諸公之望哉亦區區贈言願望之意也

徐侯生祠志序

彭天補 邑人

廣洞橋者吾邑西鄉也已生祠徐侯而環鄉之民咸起而爭曰吾衆人之母也豈爾鄉所得私耶邑中之民復起而爭曰吾賢父母也孰不得祀之亦孰不欲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序

三十六

祠之而獨於爾鄉何耶乃請於今父母張侯度邑之迎春亭隙地爲通衢復捐俸佐之不旬日而祠告成豐棟飛甍崇廣麗緻像而肖之以識不忘而一時能言之士所爲述休美揚湛澌者亦旣爛然文矣余率邑之民百拜祠下乃相與作而歎曰夫侯也去吾萬踰一星矣而政若新吾儕不以久故逸也其瞻依之也若撫摩噢咻之未嘗離吾儕不以遠故狎也是可以觀政矣侯之莅萬也百姓所安安之所患苦立罷之而其大者莫如平巨寇卹水災邑谷深山阻崎嶇曲折其治境之窮處爲沂源大圍介乎寧新楚

牙相制箚薄瘼澗繚繞暴悍者穴匿其中閃倏跳警而殲除之令急於郵傳侯談笑樽俎儲備饌備甲仗獸授方畧遂探穴俘之林攫壑薙醜類一空且置壘設鎮增銅鼓石守禦之兵以絕亂源而食樵之鬻化爲好音歲丙子霽雨爲虐漂廬舍圯城堞莽莽巨浸而民不得耕食侯出帑餘銀度羨粟便宜從事蹈文法之所禁而不以爲嫌予之粟以活餓者其稍有食而將餓者予之金躬自行鄉落間以口計其貧弱而賑貸之不使負戴襁褓者相屬於道其他葺津梁以資利涉營高閭以奠寧宇緩徵輸以甦積逋諸所厝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序

三十七

注一出於純心精慮而絕無鬻恩要譽之私程難什伯於昔牧而計效倍之是豈可貌取聲襲爲哉天衝狼牙之石者非巨流無力破胥骸之骨者非大鉞無斷微侯則蕉苻之衆孰與肅清沮洳之區孰與安輯民幸脫於鋒鏑枹鼓之警而得享有拯援更生之慶是侯之大有造於吾萬也故構而亭未已也復祀而鄉祀而鄉未已也復祀而邑冠裳赫奕俎豆森嚴衢歌巷謠朝尸暮祝稽古勿剪之棠墮淚之碑類皆得之身後未有若侯今日之過而化生而榮者也猗歎盛哉昔韓昌黎公以潮刺吏量移吾袁及召還赴闕

欲推放免傭隸之政施之天下而袁人廟祀至今儼然潮於海內爲名郡卽以侯才方昌黎潮亦不能竟侯才而卓軌循聲已跬步於袁之下邑昌黎公有德於袁歷於茲而民不能忘今吾民去侯僅十餘稔其能不依依者豈人情哉所居民富所去民思侯今之昌黎公也誦斯道大原仰瞻孔阜之詩卽侯己心任之矣余不佞敬綴言於末簡

辛氏族譜舊序

龍鐸 邑人新江觀察

姓氏之學不講則譜牒不明昭穆不辨親疎不知鮮有不視其親爲路人而孝弟之道因之衰者矣吾觀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序

三十八

辛氏朝彥秋濤翁族之最尊者也爲人質而有文簡而有禮潛德勿耀鄉黨咸愛慕之余游邑庠時每遇休暇或歲時伏臘集登其堂見其動則簪冠笏杖道遙徜徉靜則褒衣大帶正襟危坐其諸子姓戴白垂髫罔不並袂聯裾羅列階下長幼有序進退有節雍雍肅肅惟敬惟讓一門之中和氣可掬予已知其爲忠厚之族漸摩於孝弟之道矣及宦居東浙乃洪武丁丑適八之姪思敬孟敬攜其譜過予官舍俾序遂得畱觀始知厥祖幕伯居萬載至秋濤公已十五世公乃於各派之首標其所出之宗復以本支系其下

使知所自焉可謂遠而不誣近而有據真如成周之宗法晉魏隋唐之官有圖系有譜之屬矣故凡辛氏之子若孫一閱是譜即可知某與某親之親者也其與某親之疎者也然親疎雖有遠近之不同一本于吾祖之身初無異也於是春秋祭享則昭穆以之分歲時慶會則長幼以之敘貧窶相恤婚姻相助不督而集不戒而成使天下之人咸譜其族如辛氏則孝弟忠信之念有不油然而生者乎傳曰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辛氏有焉是知秋濤家譜之修有功於宗族有裨於名教也爲公之後者又可不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序

三十九

以公之心爲心以行其忠厚之風於無窮乎予忝姻戚且奉公之命義不容辭遂僭述此以誌其譜之左且竊爲幸氏子孫告使知重是譜以爲忠厚之本以厚彝倫之道則秋濤翁修譜之意爲無負矣

貞烈傳後序

葉 璽 邑人

往余忝竊池陽謁忠烈祠則悚然歎其六烈女與黃趙雙忠爭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貴矣而六烈中若黃侍中翁夫人并二女俱赴溺死則尤爲嗟異嗚呼死生亦難矣粉黛笄禕之流顧若是烈而貞耶彼冠裳鳴珮者相然信死後相背之繆也二女同心遂與

其母借耶夫忠臣烈女其義何異哉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志蓋謂是矣乃人不欲死顧詭人曰我死弗獲死然耶初槐晃任君之自景陵遷萬載也蓋攜妻妾一子二女以行僅六十里夜盜突劫其舟任君之妻李與其二女奮不辱於盜遂投江而死夫槐晃君於黃侍中所遭雖不侔而李與二女之死於翁與二女之心未嘗不同一烈也說者謂翁與二女之死爲黃侍中身化然則槐晃君亦淵源於光祿廷尉公刑于者然耶烈哉李與二女之得其正而死也蓋其貞心峻節既不肯爲盜所辱而又恨其力不能殫殲諸賊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序

四十

奴徒堅其不從之志以禦之則彼不騁梟心於狼性不己也是故寧以身卽沉於江漢之廣毋寧以身俟刃於盜賊之手卒之三姬沒彼凶殘者亦怛然寒胆遁去槐晃君父子因得以保全然則黃之翁死於夫有婦道焉黃二女死於父有子道焉李雖不死於夫而因全其夫以及其子則婦道貞矣任二女雖不死於父而因全其父以及其兄則子道貞矣明識遠圖志不可奪赴死如歸誠知所處豈感慨自潔其畫無復之者可同日語哉且彼翁夫人投水時引二女手結其襦裙及覓屍得之牛門橋下母子三人引手

一串國人異之有司用棺殮父老咸曰此黃狀元妻
女云今按槐鳧君所述李與二女死節狀亦謂其母
女三人齊扭下水後三日屍骸突出子母猶相連衿
帶謹飭其面如生則又似乎翁與二女者豈天所以
昭其烈者固然耶景陵人士亦必曰此任邑博妻女
嗚呼三姬竝烈清芬不朽五葦滄滄水冽風高彼誰
節而生命少延者君子直以且暮眎夫何足云抑又
聞先正有言天之報施於人莫大於其子孫之賢不
肖而不知者以其身之富貴貧賤壽夭寘論舛矣卽
史記馮道傳見其曲顏苟活逢迎數主飴享高爵重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序

四十一

祿視其君若傳舍過客然亦竟殄後也今觀任節婦
李之履行殆有烈丈夫之所難者雖其相槐鳧君成
大儒爲名師疑有未盡則將於其子養元乎驗之人
亦願見養元之力學績文當有以爲節婦榮也余固
壯任節婦母女之死有同於黃節婦母女之烈而深
信天地之正氣人心之秉彝無間古今未嘗泯滅獨
愧夫婦女鬚眉自喪其心而爲諸姬之耻者

文

禱雨文

陳 璨 縣令

上命濫宰是邦生民休戚之所係年華豐歉之所
 言念子民勞於力本而自盡忽耳礪心於亢暘
 早稻秀而將實之際晚禾苗而既秀之秋高阜坵
 而葉捲苗枯低窪南畝而泉乾水涸如是則東作
 工安在西成之望何有倘臻奸貪蠹政殘虐良民
 傷天地好生之德有傷兩儀和氣之祥臻甘當
 之咎毋貽百姓之災特於六月七日為始建立壇場
 於城隍祠下命延僧道看誦經一誠皈命於穹蒼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禱雨 四十一

萬乞幹旋於造化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潤穰畝於既
 涸之餘甍禾稼於將枯之日于焉 鄉無呻吟之悲
 百里有謳歌之樂官民胥慶市野同歡謹告

禱雨疏文

陶大邦 邑令

某等謹披素悃仰叩穹蒼亟盼霖澤以蘇民困事切
 惟某承置茲壤期奠民安奈何五月末旬洪水氾濫
 繼今六七兩月旱魃為瘡時將兩月之交天無一
 之注早稻之成粟而垂熟者悉轉槁枯晚禾之已
 而吐穗者殆為焦萎縱有得于 之分時滿而立
 則除或濬于 之源 則踴兼以 蠶

堊竟何望慰有妖昔事孔難心兮奚憐盈盈國稅不
無逋負之虞總總民生盡罹填溝之苦某等前以虔
誠同巫徒步禱籲擊之泉泉神弗應請之洞洞罔無
靈雖然雲赴下郊隱隱慈藏霹靂靈奚見月離于畢洵
洵瓢瀉滂沱今擇七月初二日令法人某等祈叩吳
天玉皇玄天上帝泅城司神位維神鎮天立極治世
存神皂纛高牙北方壬癸水維其統御玄龜鋒劍南
方丙丁火敢與抗衡威靈赫奕四封正直昭揚一邑
儼患災之禦捍藉蒼赤之綏寧今上澤壅而弗流實
天譴示而未已某等吏無善狀致茲旱以誰尤神乃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禱雨文

四十三

二十七

有知於此民之何辜重念青黃之值接豈宜饑饉之
游臻憂念如薰靡神不舉伏願傳宣風伯號令雨師
雉封四境造頌三日以往之霖則廟食一方永作萬
載長生之福鞠躬以俟刻候爲期

禱雨文

韋明傑 邑令

嗚呼萬載邑居山谷陂塘蓄洩水不以時雨暘稍愆
則旱澇爲憂迺者自春徂夏霪雨連綿早禾薄收民
已告苦入秋以來亢暘爲虐晚禾焦枯民情皇皇莫
必其命吏茲土者寢食不寧禱于爾神亦既三日矣
雲欲合而忽散雨欲滴而旋止赤日皎皎星河在天

怠者誠未至歎神未格歎抑亦政刑有未平賦役有未均奸蠹有未除冤鬱有未伸歎將功令森嚴逋負歲積莫之請寬荒瘠日甚莫之議恤上控或未力歎胡兩年幸沐神之庥而今至此極也吏卽失職咎實在吏民則何罪願神其憫民之苦赦吏之愆速爲請命于天呼吸雲騰甘雨沛至俾坼者以潤稿者以蘇稍救萬一皆神之賜不然一日不雨苗其稿矣再日不雨苗其盡矣一方民命判在須臾憂心如灼嗟何及矣神之念之能無惻然其無使久疲之民重罹災沴而國課將無從出吏之爲罪滋大也是用率我士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禱雨文

四十四

民匍匐申請待罪神前仰祈昭鑒

再禱雨文

韋明傑

天平而竟不雨耶神乎而竟不請命于天耶惟茲秋旱嘉禾將枯以蘇民困則惟甘雨玄雲方合胡復開也霖雨欲濛胡復止也吏率士民匍匐街衢五步一拜十步再俯雖云以文此心則虔惟神有靈胡漠不之恤也將謂民之頑悍宜降以殃則加派已苦豈堪又重之罰將謂吏之失職獲戾于天則願以身當豈宜遷怒于民繫此田穀非獨民藉以康食將國之常供于是乎山豐年穰穰猶恐不足以應徵求也而今

既惟于水復罹于旱三農失望無歲焉有民無民焉
有賦吏之降級亦云極矣將不益甚之罪耶昔有令
望蔡者歲旱視民田災甚者悉蠲之抗章自劾曰寧
吾得罪毋病我民竟獲所請今功令何如而可言及
此耶惟神享民之祀受國之典當爲吏兩籌之哉矣
敢微靈貺甘澍下傾膏我稿苗少冀有成將國與民
兩賴其亨是用設爾壇墀齋祓以祈神其如在諒不
我遺憫茲微誠倘弗終拒錦水龍山敢忘神祐

三禱雨文

韋明傑

惟我明神於昭赫兮興雲致雨亦神責兮春祈秋報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禱雨文

四十五

三十九

罔敢射兮民胡爲然冀苗碩兮晷茲陽樂土壤瘠兮
方苦繁賦靡康食兮何復亢陽至此極兮閉閣思過
吏失職兮名干神怒不降德兮亦旣自咎誠悃愾兮
神之棄我徒匍匐兮日之丁丑微霖霖兮庶幾滂沱
猷澮溢兮何爲一朝不及夕兮霖雨不終繫風伯兮
起視四郊田龜坼兮吁嗟我民重罹厄兮四顧徬徨
將安適兮吏長斯土實跼蹐兮暴身引罪不聞昔兮
轉展思之惟神藉兮知事未周神不格兮靡愛斯牲
忱有積兮割羊創豕立酒醑兮倘鑒微誠沛膏澤兮
俾我百穀滋且息兮俾我四民忭且懌兮轉歉爲穰

神之力兮我民報祀永無斁兮吏亦徼惠明貺勉完
歲供罔或慝兮

禱雨城隍祝文

韋明傑

某莅茲土已及五稔歲禱爾神皆以雨澤愆期也今
四五月多雨民獲播種庶幾有秋不謂六月以來正
在大雨特行之候而商羊不舞旱魃爲虐穉者不實
莢者不秀饒口嗷嗷倚爲續命天忽奪之嗟乎痛哉
吏實不德名災者屢民則何辜被災者數躬同父老
率我士民亦旣沿街步禱而精誠未孚神罔顧答嗣
當徧告羣神互相默佑竊念神爲一方之宰朝廷勅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禱雨文 四十六

封顯佑歲時奉祀專有責成願神其速請於天興雲
致雨立蕪稿苗以解民困毋使羣神得分其功憶昔
歲旱呼神不應擬往竹山禱於石洞忽荷神霖霖雨
滂沱行遂以寢至今誦神之功茲豐凶之關只在信
宿計無復之將吸龍宮之水以施法部之仁神其有
意相茲行也則亦神之終惠斯民也若吏之失職其
請以身當之

禱雨竹山洞文

韋明傑

維茲石洞實龍之宮源出竹山水經其中前後虛敞
澹宵穹窿空谷傳聲乃蘊靈窟歲旱必請有感斯通

禍今六月烈日如烘陰雲作合忽散以風田疇焦卷
有害穰穰秋成失望責在我躬爰遵舊典叩於崆峒
惟神變化爲天所崇願施法水暴雨瀧凍飛甘灑潤
大地沖融以蘇稿苗歲事有終農民歡呼誦神之功
吏亦鼓舞尸祝無窮

禱雨涂泉文

韋明傑

嗟彼疲邑苦旱連綿何期今歲又不逢年入夏以來
烈日焚煎青青禾黍立稿原田竹山取水霖霖方涓
旋復涸旬不見淪漣吏心憂皇寢不成眠爰考志乘
城之東偏有龍居之是名涂泉亢暘爲虐官民禱焉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禱雨文 四十七
傳聞往昔盛事相沿乃幸僚屬親詣告虔干和名災
實予之愆萬姓嗷嗷情則可憐願言湔滌呼號于天
勅彼龍神或躍于淵普施法水廣大無邊尺水與波
時一轉旋雲霓望切胡爲不然若弗降鑒再復遷延
民力無施徒勞胼胝國課安出吏罪萬千匍匐伏請
假詞以宣庶幾終惠仰藉重玄

謝雨文

韋明傑

惟茲三秋雨澤罕流苗禾幾稿桔槔罔瘳爰率士民
齋沐祈求祈之不應日深我愁豈繁不虔誠難格幽
亦復轉展廣言咨諏徧于羣神以釋鬱憂僉謂竹山

實龍之區歲早必禱當從彼長余謂不然惟神是謀
靈不在洞龍不在湫三祝焉詞果荷神庥皎皎晴
雲忽作油天瓢以瀉有水盈溝焦土以沃有禾盈疇
萬姓昭蘇以邀以遊誦神之功起而作謳神其佑我
惠愛必周卮酒豚蹄汚邪滿篝敢忘大德乃勤薦羞
敬潔我誠薄用報酬願言終賜未定不休

謝雨文

幸明傑

痛三伏之炎蒸兮仰赤日而杲杲田疇遍野已龜坼
兮禾黍萎黃以立稿民秋成苦失望兮將奄奄半菽
之不飽吏中宵爲不寐兮爰濟心而步禱空煩竹山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謝雨文 四十八

與余泉兮玄陰合而長風爲之卷掃乃日之壬寅迫
夕兮雷隱隱而電光忽遶少昊大厲其如注兮起視
旋除皆成沼何久旱之逢甘澍兮一夜浸滂直至曉
從茲百彙得昭蘇兮災黎續命賴有遲生稻雨珠雨
金何足數兮天漿點點皆珍寶惟神仁慈能終惠兮
未忍予遣作餓殍暗中上章達帝閣兮俾焚蜺蠶回
大造此恩此意不可忘兮薦羞奠醴將忱表願言繼
此雨賜若兮歲歲豐登躬率士民永祈保

祈晴文

陳璩

切照本年五月二十八日辰時至二十九日巳時

雨傾盆不停有頃公解因之而毀損人皆歎惜人民以之而淪沒何忍觀瞻或者家私門壁浸壞於何補或者房屋橋梁漂流而無存以至牲口衣糧而疎虞者不能勝數田疇稼穡以泮沒者莫計壠墟至今尤甚原其所自蓋由縣令匪人民受其殃本職素無才德忝膺是任若有欺公壞法貪賄害民甘以一門受殃伏丐散雲息雨大明麗空母貽黎庶受災庶幾責有攸歸生民幸甚國家幸甚

乙亥祈晴文

韋明傑

連年禱雨茲歲祈晴昨夕之季夏令先行水潦爲災萬載懸志

卷之十四 祈晴文

四十九

四十三

厥兆已呈三春雲霧甲拆方萌幸逢入夏陰霽調平高下田禾欣欣向榮何期五月連值朱明浹露雨夜不絕聲甚或溷拜大似盆傾有蛙產竈有水薄城民其爲魚比戶震礮馮夷作祟害于梁盛仰于神力速命天丁撥雲止雨扶出陽精庶幾黍苗可望秋成神旣護持變災爲禎萬姓昭蘇屯復能亨以報神佑酌醴陳牲神其有靈鑒予之誠

驅虎文

陳 璨

蓋聞潮陽鱷爲患昌黎來而南徙九江虎爲害宋均至而東渡陽雖刺史之德而陰實城隍之功璨奉

朝廷牧民之寄伯膺國家顯祐之封猛虎在縣東十里許傷人非惟璨之德不足以格猛獸抑且伯之靈不足以庇生民陰陽之職皆不稱矣今者謁神特與神議若用神兵而驅之或隱遯山林或遠避東渡乞賜陰陰三玦若用獵戶而捕之或使之粉骨碎身或剖腹詣街乞賜陽陽三玦神其有靈願賜昭報謹告

丈田禱城隍司糾正督工文

王惟翰

邑令

於維熙朝明農爲先有田有稅紀之版編建立步畝式令無偏地道流變稅畝湮然蒼生疾苦赤子顛連今茲奉命釐正斯田則壤成賦宿害盡蠲督員人役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文田文

五十

乙亥再祭城隍祝文

韋明傑

余忝爲令六載于茲叨神之庇雨暘以時比歲小旱民不薦饑變災爲祥皆神所貽昨冬雷震咸謂非宜攷諸月令予實憂之三春水潦陽多伏曦何幸入夏晴陰相隨始播百穀載耘載耔亦既舉趾仰賴神祇禾有中晚尚待畬菑願言繼此禱于爾祠五風十雨長受天施庶幾豐稔秋成可期念予不辰處邑之疲

繫纍鑄級百憂是懼予與不德其又咎誰民亦頑梗
終以蚩蚩輸將不前日費鞭笞潛焉出涕對之攢眉
惟神有靈默啓其思俾得急公以挽迷癡又有一種
好行其私狙詐奸先刀筆是師傾人產業蕩人家資
不顧天理恣其所爲流言生事暗室有虧厥心旣死
有同行尸彼昏不悟實予所悲惟神有靈默牖其知
俾得回心無墮魑魍否則陰殛降魔一椎凡此悃欵
昭告以詞聰明正直神其在斯賞善罰惡毫髮難欺
幽明一理共扶民彝予荷神庥四境以治陳牲設醴
敢云祝釐惟神降鑒不徒以儀倘如予言風俗用移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祝文 五十一

人和名祥民安物熙惟予祀福神亦永綏

祭關聖文

韋明傑

惟神昭昭正直不阿惟神赫赫救號伏魔都城崇祀
求鎮山河華彝欽聳照臨無頗叨莅茲土仰藉護呵
旣葺而宇廟貌巍巍載瞻而像睟顏如醅乃題之額
以志不磨式奉一聯一聯云何丹心同日運行如梭
是用妥侑酌爾清醴言念疲瘠實勤撫摩神之相之
俾臻時和邑之通賦其孰不波神之牖之俾起沉疴
惟忠惟義以相切磋神卽人心舍是靡它振興斯文
俾士掇科凡茲神庥荷庇孔多一方有賴予職無過

庶幾降鑒不我譙訶神其來歆聽宣斯歌

復仰山舊祭祝文

韋明傑

神為本府巨鎮能出雲雨以利一方自唐迄今奉祀不絕本邑奇圍市故有行祠春秋致祭乃以回祿遂廢不舉事經數十年誠為缺典明傑叨在茲土見水旱頻仍得無神有愆焉於受事之七年議復舊制禱於爾神哀民視神如父而神亦視哀民如子自今以後其無以萬之民為胡越也雨暘無愆疫癘不作歲以有年皆神之賜其議於孚惠祠行禮則神變化不測始而懶潭繼徙堵田神之依棲無所不可在昔奇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祝文

五十二

四十六

圍不必非堵田即今孚惠何必非奇圍神其降鑒將永為定例以乘不朽尚饗

祭龍觀察文

徐一唯 邑令

禮莫大於分道莫大於忠惟公秉乾坤之間氣為昭代之英雄堅貞起于天性忠義篤于淵衷按浙省而凜持憲節居藩輔而力執至尊原其心不甘事夫二主而衣帶數語誠軌世範俗之奇功是公之歿可謂善道又何愧文山之正氣與張許之高風茲當道特表其行跡崇祀典俾血食於芹宮一唯奉文到日景仰熱中拜首豆觴惟靈精爽是依來格於斯尚饗

贈袁氏貞節文

張璧 邑人

詩國風列婦人女子之事詳矣事之大者宜莫如節
今考其詩以節著者衛共姬一人而已仲尼刪詩而
存柏舟之篇於經得非闡發幽側以輔翼世教與然
共姬之至戚欲奪其志不可乃爲自矣之言仲尼於
此蓋不能不悲其志矣其後夏侯令女不忍文叔之
死至斷髮刑耳鼻然後免於至親之見奪而以節自
終爲曹氏婦千載之下傳其事者有餘傷焉假令遇
仲尼又不但悲其志已也迺今得見龍母袁孺人益
因以有感云孺人歸于月塘龍先生七年而龍先生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貞節文 五十二
逝哀毀幾絕如是者三其子德正君纔四歲德中君
尚在襁中形影相弔服且闋矣於是媼黨憐之諷以
再岳所歸而時有富室慕孺人賢欲爲其子議配孺
人聞之遂斷髮斬指以誓議者始寢其謀而孺人之
志得以不奪自是含哀致毀以禮自防堅持日月瑩
然白璧無點瑕而力撫二孤訓之學以成其名養其
父母完其節以歸見先生於地下蓋始之所遭與其
姬令女同而終之所成共姬令女有不及也夫婦鮮
不狎嚙而嚴重師儒以訓二孤誠飭禮義以維家墜
惟是從容立於死不死之間彼求者不諱微幸一嘗

之豈其未聞程嬰之語下宮之難我非不能死我思
立趙後彼以我能成事若龍母者其能成事者與靡
留之日大能受命歎幾於達生也乎哉彼其心蓋與
下報趙宣子一揆矣豈惟報夫而已自龍母能婦大
父母寬然不重遺其憂孝之屬也羣家數千指累世
雍雍微聞言母亦內德茂者足助焉家人利女貞有
味乎言之鄉令慷慨而於事無濟是尚爲其易而以
難者更遺何人將何以復於世之求多者嗟嗟終夫
之事者定婦也終母之志者孝子也今其子才且賢
異日翩翩爲國華者二孤邪是又母與子所以交相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貞節文

五十四

成也天使授璧之夢至是徵也夫當月塘公棄盛年
豈不云促不知其促也顧其所以求也與

祭鄉飲賓宋良璜文

高鵬起 邑令

紫蓋翠峯鳴玉迢遙偉人應運展采瑞朝千年表鶴
爽世珥貂猗歟我公輿望超超素慕其品霞月孤標
夙聞其度金玉不佻更有才學既富且高身沐蕙蔭
飲人醇醪叔度千頃清濁難褒元龍百尺氣象更豪
孝友心篤義方神勞樹滋弟祿昌後無疆一舉四鳳
伯翼先張英年碩負奮志縹緗虎榜高揭淡墨待揚
世德濟美垂名建芳傳家闕闕後先並彰佇膺民社

著績循良烏臺青瑣事業胥長金昆玉季俱堪頡頏
蜚聲黌序錚錚文章方興未艾立見龍翔文孫林立
荀氏蘭香我公環視樂不可量壽躋耄耄飲賓藉光
香山路社容與徜徉蔗鄉方遊大夢黃梁龍文斷鐫
庚星失芒親知洒淚鄰里徬徨起承乏邑宰志切羹
牆更與令器年誼鴈行爰陳蕪詞爰奠酒漿公其有
靈來格來嘗

祭孝廉宋繼種文

常維楨 邑令

嗚呼道德之厚品行之高藝文之博鄉之中如先生
者幾人哉方楨之承乏始至也干戈未戢狐鼠爲憑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祭文 五十五

風俗人心不可復問矣先生一見而矢口數言正直
愷摯予竊心幸之謂老成未謝治化可興後此者其
有儀型乎初不意潛龍之不與人以數見也夫先生
名薦賢書翹首皇路居鄉既有令聞立朝自有正色
好爵爾縻疇不望焉乃先生沉默其體跡不妄投計
予莅任數年未嘗投刺一顧兼未嘗請託一言蓋服
官則陳寔荀淑之流隱居則王烈司馬徽之亞也予
嘗有事郊遂過訪先生入其里環山帶溪青蔥古秀
入其廬少長有節進退有儀子弟絃誦於家僮僕耕
耘於野作而日獲天下仕宦而居鄉者盡如先生焉

樹蔭茂之風上追虞夏邑宰可拱手而理也奈何
脉衰微山靈枯寂一陽初復哲人其萎發素函之尺
紙驚少微之忽墜嗚呼已矣木槭雲寒悵望何極然
吾聞之釣息神依去猶住也子孫羹牆死猶生也往
復寄歸賢愚不免獨楨東西南北之人也今日親几
杖而不能又安望異日撫松楸而憑弔乎是以多難
漬酒疾赴靈輻而泣奠也先生有知其鑿予追切之
心

祭鄉飲賓辛奇篆文

范廷鳳 邑令

皇上之御六載也歲夏丁未大昴失輝前箕告墜大
萬載縣志 卷之十四 祭文 五十六

史氏占爲災當有道丙子朔越有四日而誥贈徵君
啓翁辛老先生以逝告矣侍生范廷鳳謹以剛鬣柔
毛之奠晉爲文而祭之曰嗚呼凡人之生蓋莫不有
死也惟生則爲其可法死則爲其可傳而後其人之
沒也猶如其生伊惟明靈挺自華胄秉德堅貞沐浴
詩禮激芳藝英溫溫其德謙謙其躬宗邨嫺姪儀式
厥型誕種黃玉秀結趨庭策各容臺上貢王庭優游
色養慰我髦齡林泉真宰蘋沼莎汀憶在往歲時維
孟冬升階東序大英攸行橋門環堵樂奏鐘烹國人
子弟式矜老成嗚呼維靈信潛德之可法而幽芳足

傳與夫何美天不弔兮倏二豎之爲災也蘭有美而
芷有謝兮胡東西楹之忽入夢也悵白羽之不還兮
乘箕尾而遽去也元鶴降而中庭空兮豈浩然其長
往也嗚呼維靈胡爲雖沒而猶生也蓋生有其可法
而死有其可傳耶

